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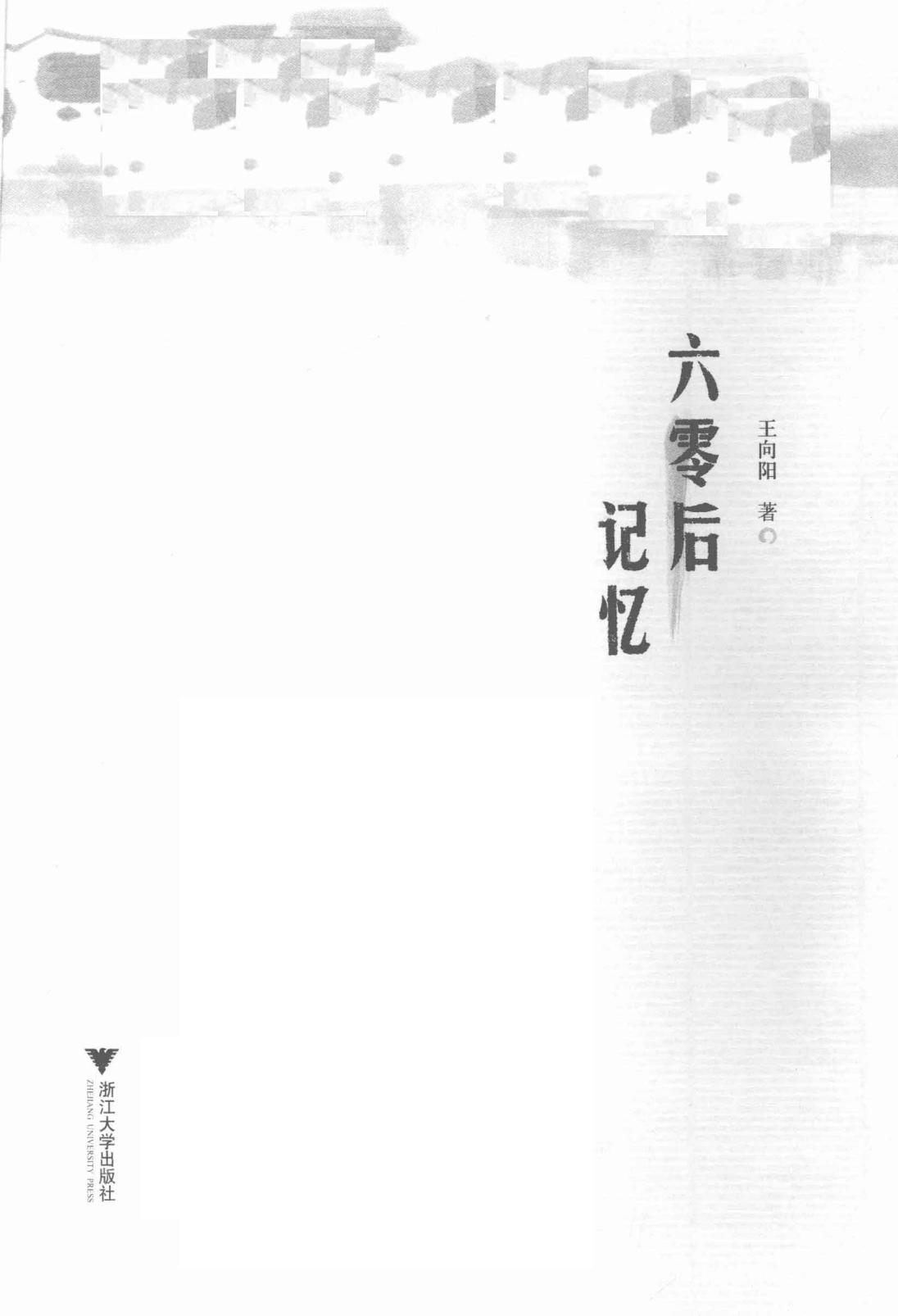
王向阳

著



六零后 记忆





六零后 记忆

王向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零后记忆/王向阳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308-09115-2

I. ①六…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0846 号

六零后记忆

王向阳 著

责任编辑 徐 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76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115-2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梦回故乡(自序)

一条清澈的小溪，流水潺潺，蜿蜒着穿过古镇的闹市；两岸葱茏的树木，倒影在粼粼的波光里，微微荡漾；小溪上飞架着十座古朴的石拱桥，连接两岸的长街，人们在桥上往来穿梭；小溪里筑起了九道水闸，三三两两的妇女在这里洗刷，谈论家长里短；青石板和鹅卵石铺就的长街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小摊，赶集的人们摩肩接踵；长街两侧的小店铺一家挨着一家，鳞次栉比，叫卖声此起彼伏……

这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水墨丹青图，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温馨，是故乡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写真。这个古镇，孕育了我生命；这条小溪，滋润着我长大。溪因镇灵，镇因溪活，小溪伴着小镇，静静地流淌了八百年，期间演绎了许许多多动人心弦的故事。

后来，公路穿镇而过，商业街横跨小溪，逢房拆屋，遇水架桥，拆掉了许多老房子。两岸的长街，又狭又长，随着商业的繁荣，日见拥挤。于是，人们拆除了原先的两座石拱桥，建起了钢筋水泥的百米长桥，办起了小商品市场。从此，小溪的核心地段成为终年不见天日的阴沟，原先的诗情画意荡然无存。近年来，因为观光旅游的需要，又陆陆续续恢复和新建了一些名胜古迹，包括原先拆除的石拱桥，可惜时光不能倒流，貌虽相似，

骨子里失却了当年古朴浑厚的神韵。

客寓他乡,不觉已有二十五年。夜间多梦,常常回到故乡的小镇,还是童年时代的旧模样,时间仿佛一下子倒流了。去年正月初二,回家拜年,重游故地,生于斯长于斯的我,突然觉得曾经那么熟悉的街景,似乎有些陌生,大有“古镇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之感!口中不语,心里却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童年的古镇在现实中已经一去不返,恐怕只有到梦里去追寻了。随风而逝的岂止是古镇,包括童年的一切美好记忆。

002

六零后记忆

由此,萌生了一种讲述的欲望。我生于六十年代的江南农村,经历了彷徨中突变的七十年代,又在物质生活逐渐繁荣、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的八十年代度过了青春岁月。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从贫乏到富足,完整地体验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为理解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记录我们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点点滴滴,或许能够重新找回好多已经消逝的旧日风景,唤醒人们心中美好的情感记忆,于是有了这本《六零后记忆》。

回眸中的心语 抒情里的纪实(沈祖安序)

王向阳先生的《六零后记忆》即将付梓了。他的文笔平顺中有跌宕，娓娓而谈中偶而停顿，留给读者反思的空间，含有对生活的憧憬。这部书的立意，是通过对往事的追忆，来转述对现实的思考。文章的格局，是用轻松活泼的语言，来抒发儿时的记忆，描绘民俗民风。实际上，在一块小点心、一点小念想和一件小琐事中，有作者对历史的回眸、对时代的呼唤和对道德的提倡。

小块文章有大题旨，有大作用，是大文章，乃是好文章。我想起胡厥文先生的一副楹联：“插科打诨，都有庄严主题；侧击旁敲，皆为大块文章”！

王向阳并非陶醉在童年的梦忆中，而是让读者从往昔的旧梦里醒来，擦亮眼睛，抖擞精神，努力打造我们和谐美好的文明家园。

王向阳是个有心人，也是个热心直肠的人。粗看他膀大腰粗，虎背熊腰，语速较快又思维敏捷，是位粗线条的鲁男子。细读他的文章和熟悉他的工作节奏和治学方式后，方知他对生活的感情很是细腻。读他笔下的浦江民间特色糕点，引起了我的食欲，也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

我从三岁开始，就住在杭州下城东街路太平桥弄口到落舵桥和靶子门之间的东街上。从我的故居所巷出来，巷口右首

就有一间单开间的豆浆店。据我的外祖父吴敬唐先生说，道光初年，这里就有江山人摆浆儿摊，最著名的就是七色咸浆。在深底阔边的青花粗瓷碗里，放了虾皮、榨菜、油渣和剪碎了的桧儿（油条），洒一把碧绿青翠的小葱花，然后提起一把长嘴铜茶壶，把煮得滚热沸烫的豆浆“噗噗噗”地冲进碗里，就像鸡蛋花似的“勃勃勃勃”往上涨起来，刚好齐碗沿再高出半厘米，不会洒出来。此时，米色的豆浆中冒出金黄色的油条、淡黄色的榨菜、褐色的油渣、银白色的虾皮和翠生生的葱花，再浇一瓢酱油和半勺红辣酱，刚好是七色。且不说那成色和那香味、那热气，并且浆儿浓而厚，喝一口，一个洞，慢慢细嚼吞咽，不用调羹，只需舌尖调节。所以，从前称为吃豆浆和吃浆儿。尤其是大雪纷飞的冬天或寒风凛冽的春秋的早晨，拉人力车和挑箩担的贩夫走卒，纷纷前来驱寒解馋。即使炎热的长夏，早晨依然门庭若市。卖浆儿的江山人精巧的手艺和浆儿的特色口味，是百年来杭州东街路所巷口的一道特色风景。如今的一碗价格不低的豆浆，清汤光水，用汤匙用力舀，只掏起一点豆花，名不副实，都是敷衍塞责造成的偷工减料，再有江山人也出不了好豆浆了。我这段联想，是由王向阳的文章勾起的怀旧，勾起了消失太多的市井坊间淳厚亲和的民俗民风。

由此，使我想起当年东园巷口右侧的单开间阿荣面店。阿荣是个驼背，我十余岁时，他已有五十多岁，留着一

撮山羊胡须。他拿手的除干湿虾爆鳝面和牛肉片儿川外，更有在普通沃面上来料加工的“大众面”，收费只是比阳春面多加五分钱。我的母亲、姨妈与舅母，用两角钱油肉前去“加工”，三碗沃面能变成片儿川过桥（锅面），当地清贫而会打算的主妇大受实惠，而阿荣从有钱的主顾中赚来的零头，贴补平民百姓的做法，成为贫富皆喜、老少咸宜的经营高招，其影响与吸引力，岂是仅止于一碗面的实惠呢？我之所以举此例，是为了替文化界力求打造文化市场的决策者们着想。

做生意当然是为了赚钱，但是光想赚钱，不在手艺上下真功夫和细功夫，所以现在老牌名店的号召力越来越小，老招牌也被自己糟蹋得变成假冒伪劣的“大兴货”，正是想赚钱而不懂走正道的缘故。如今最大的缺失还不在传统手艺的缺失，而是商业道德的缺失，薄利多销和勤奋敬业的缺失。我说此话，意犹未尽，因为流弊所及，包括我们素称清高的文化界，包括演艺界、书画界乃至学术界。难道那些偷工减料和坑蒙拐骗的炒作，居然也能无本万利和旱涝保收吗？我想，读王向阳小文章引起的怀旧和思考，说它是为了恢复和提高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并非危言耸听。

我想，王向阳也并非仅止于回忆儿时的糕点好吃而已。读了这本新著产生的联想，恐怕也不仅止于怀旧而已。是为序。

——辛卯年惊蛰前，期待第一个春雷响起之长夜急就

目 录

- 001 梦回故乡(自序)
003 回眸中的心语
抒情里的纪实(沈祖安序)

浓浓的乡情

003 田畈	052 补缸·补碗·补锅
010 双抢	054 打铁·打锡
017 车水	058 阖猪·阖鸡
021 挖塘泥	062 修伞
024 种菜秧	065 弹棉絮
026 割猪草	068 纺纱·织布·裁缝
029 摸螺蛳·夹黄鳝· 捉老鼠·罩麻雀	072 老行当
036 篾匠	080 围裙
040 篓桶匠	084 布鞋·草鞋·木拖鞋
043 剃头匠	088 手臼·麦磨·踏碓
045 赤脚医生	091 座椅·站桶
049 磨剪刀·锵菜刀	094 风车
	097 票证

002

六零后记忆

- | | |
|--------------|--------------------|
| 101 婚俗 | 172 折纸 |
| 105 过时节 | 174 玩泥巴 |
| 110 迎灯 | 176 滚雪球·打冰凌·敲冰锣 |
| 117 迎会 | 178 水上乐园 |
| 120 上梁·迁居·建灶 | 181 森林乐园 |
| 123 试水龙 | 184 池水·井水·泉水 |
| 126 算命 | 190 杂粮 |
| 129 以狗为名 | 194 咸菜·野菜 |
| 131 村坊 | 197 杨梅粿·饼粿·土馒头 |
| 137 燕子 | 200 豆腐·豆腐脑·豆腐皮 |
| 139 有线广播 | 203 观音豆腐·柞子豆腐·木莲豆腐 |
| 143 露天电影 | 206 茶·蛋·面 |
| 146 露天电视 | 208 麦饼·米筛爬 |
| 149 上学记 | 211 冻米糖·年糕 |
| 153 游戏 | 215 麦喷香·火笼饼·饭团 |
| 166 童谣 | |
| 170 放风筝 | 218 鱼冻·肉冻 |

221	牛清汤	266	新宝哥哥
223	糖	270	“表哥”
227	鸡毛兑糖		
230	麦芽糖		<u>绵绵的友情</u>

	<u>酽酽的亲情</u>	275	丁香
		279	冯捷
235	母与子	282	先同学
238	大竹岭	287	手足情
241	讲故事	292	方老师
244	两个跟斗	295	数学老师
247	碧芳阿姨	298	双木
250	小舅舅	301	“小辫子”
254	双胞胎爷爷	303	一面之缘
257	小姑娘	305	西瓜宴
261	新正伯伯		
264	龙其哥哥	307	后记

浓浓的乡情



田 岔

有一年春节,我刚跨进家门,母亲一脸兴奋地说:“年前推土机将村前原先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田畈推平了,田亩重新划,池塘重新挖,渠道重新修,道路重新筑,弄得方方正正,像香糕一样,以后耕种就方便了。”

随着母亲走出家门,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陌生的土地。我没有半点欣喜,心里空空的,只有无比的惆怅和迷茫,只得边走边问母亲,哪一丘田如今在哪个位置,哪一个池塘如今在哪个



曾经阡陌纵横的田畈,看似杂乱无章,起伏不平,却蕴含着田园自然的随性与灵动。人们在这里劳动,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张文晖 摄)

地方,哪一条路如今在哪个角落。

在我的记忆中,曾经的田畈,阡陌交错,看似杂乱无章、起伏不平,却蕴含着田园自然的随性与灵动。那是童年的我再也熟悉不过的地方,假如要做一个立体的沙盘,可以清清楚楚地标出哪里有一丘田,哪里有一条路,哪里有一条沟,哪里有一个池塘,哪里有一棵树,甚至可以标出地形的高低起伏,说出树木的年轮深浅。

闭上眼睛,我仿佛回到童年,看到一个鲜活而跃动的生命——我曾经无比熟悉的田畈:路是它的骨骼,田是它的肌肉,沟是它的经脉,池塘是它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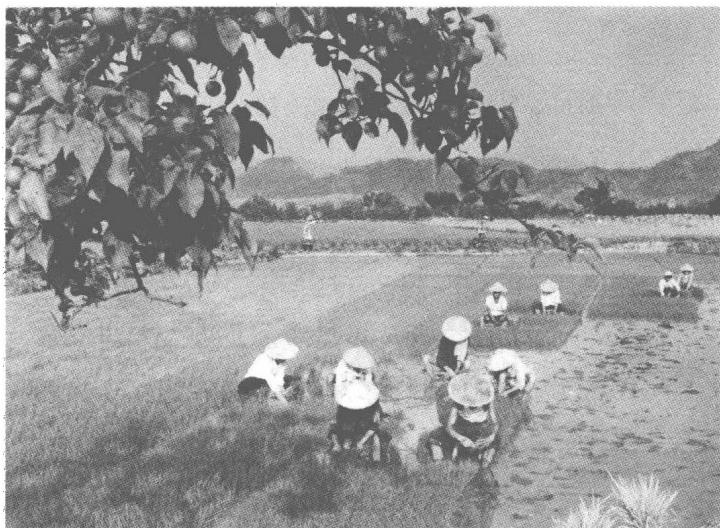
骨骼——路

如果把田畈比作一个人,那么纵横其间的道路就是支撑整个人的骨骼。

上世纪七十年代通公路之前,村里只有两条大路——前大路和后大路。前大路是县城通往邻县的驿道,平坦宽阔,中间铺着青石板,两边砌着鹅卵石,约有两米宽吧。除了村庄前后两条最宽的大路,次一级的就是深入田畈的几条机耕路,稍微窄一点。拖拉机到田里去翻耕,必须沿着机耕路开进去。最窄的就是田塍了,将一丘丘的田分割开来,只要能走人就行了。

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乡下人见缝插针,在路边种上庄稼,不浪费一寸土地和一点空间。路边种满了密密麻麻的田塍豆,有的因为长势太旺,蓊蓊郁郁,影响了过路的行人,甚至也影响了田里水稻的长势。

最让我心醉的，是窄窄的田塍上种了连绵不断的梨树。每当初春季节，千树万树梨花开，田野里一片银装素裹，穿行其间，仿佛徜徉在无边无际的花海。一到夏天，那沉甸甸的梨子挂满枝头，把树枝压弯了腰，让人看了垂涎欲滴。



视田如命的农民，舍不得浪费一寸土地，在田塍上种满梨树。到了夏天收获的季节，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梨子。（张文晖 摄）

肌肉——田

田畈有了路，就有了骨骼，撑起了架子；但要让它可亲可近，还得有肌肉。那纵横交错的田，就是它的肌肉。

每个人都一个名字，每一丘田也要有一个名字。给田起名字，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儿。一般比较大的田，面积不等，就直接叫面积，譬如石八，就是面积一石八斗，还有二石一、石八、石六、石五等等。因为老家地处半山区，地势凹凸不平，大

多数的田面积很小，大小差不多，为了把它们区别开来，就在面积前面加上所处的方位或者曾经的主人。譬如，门口四斗，就是家门口一丘面积为四斗的田；阴沟口七斗，就是村东阴沟口一丘面积为七斗的田。有的田离村较远，不容易标方位，就将土改以前的主人名字标在面积前面。譬如，“雄鸡头”四斗，并不是田的形状像一只雄鸡的头，而是田主人的绰号。也有以形状来命名的田，譬如“钩留”七斗，形状像一个弯钩，类似阿拉伯数字“7”，面积为七斗。

除了墒情正常的田以外，还有两种特殊的田：一种叫“地改田”，是由地改成的田，有一段时间乡下刮起一股“地改田”之风，不问有无灌溉的水源，盲目扩大水田的比例，因为地势较高，墒情不佳，改成田以后，今天傍晚还灌得满满的，明天早上就可能漏得滴水不剩，有点像无底的漏斗；还有一种叫“烂田”，地势低洼，常年积水，即使在干燥的冬天，也是烂湿一片，不要说种麦子，就是种草籽，也要烂根。在烂田里劳动，真是活受罪，一脚踩下去，几乎整条小腿都陷进烂泥里，动弹不得。

田里的庄稼，种两熟水稻。但因为村里没有水利工程，仅靠池塘的蓄水灌溉，夏季尚可应付，秋季就有点捉襟见肘了。无奈之下，有一半的田种了可以滴灌的玉米，虽然产量只有水稻的三分之二，口感也不佳，令人欣喜的是，每到秋高气爽的季节，玉米秆长得比大人还要高，估计有两米左右。那漫天遍野的玉米秆，像一道青纱帐，成了孩子们游戏的乐园，在这里追逐嬉戏，特别是捉迷藏，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一般比较细小瘦弱的玉米秆有一点甜，当时因为饥饿，孩子们将它当作糖蔗，折断来嚼着吃。